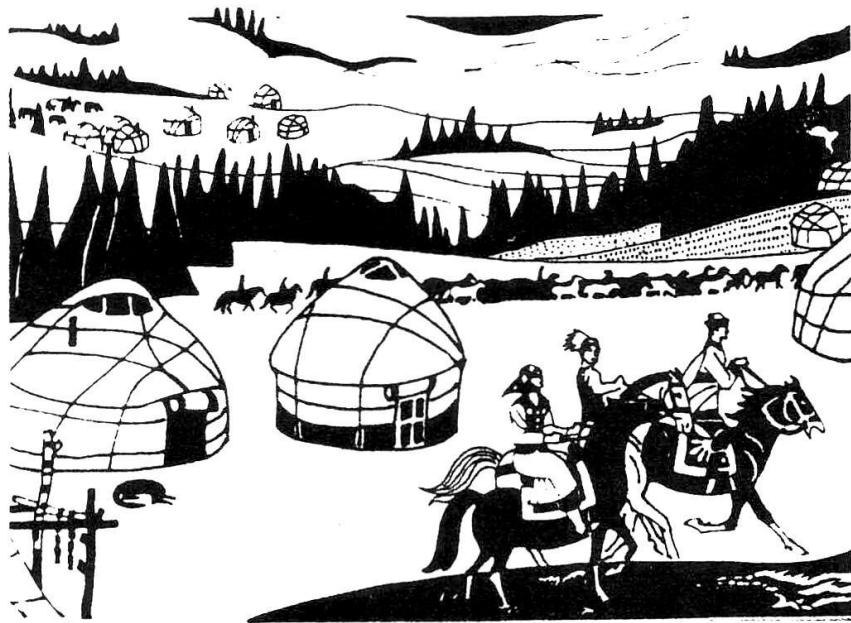


聖母聖心會與今日中國教會



Michel Decraene 著
林瑞琪譯

到過比利時布魯賽爾附近斯構德鎮聖母聖心會總院參觀的朋友，都會認識到聖母聖心會與中國教會的深厚歷史關係。總院的入口處立有一塊石碑，上面用拉丁文寫著「為中國而立的修院」，很清楚地表明了會祖南懷仁神父（Theophile Verbist）創會的目的，以及把大部份傳教士派遣往中國的原因。南懷仁神父本人亦於一八六五年前往中國，並於兩年後在中國逝世。他的遺體置在中國式的棺木內，安放於總院小堂的地下室內，供來訪的人士瞻仰。

總院有一道長廊，掛滿了三千多幅聖母聖心會會士的照片及造像，以追念他們每個人與中國教會的深厚歷史關係。他們遠離自

己的故鄉，到世界各地去為每一處的地方教會服務。這實際上是我們的家庭紀念照，已忘者及現今仍生存的都包括在內。目前，大約有一千五百位不同國籍的聖母聖心會會士，分佈在十八個不同的國家生活及工作。我們的陳列廊不但吸引了比利時本地的訪客，連海外的友人亦樂於到臨，包括來自台灣及香港的友好在內。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三位中國大陸的主教蒞臨造訪，在參觀這照片陳列廊時，賓主雙方同感受到最富意義的一刻。在瀏覽十九世紀在中國北方的傳教先鋒的照片時，我們禁不住想起他們與眼前這幾位中國主教的歷史關係。這些中國主教現今正努力重建教會

，好使一個真正屬於中國人的天主教地方教會，可以確立在他們的社會主義國家中。事實上，目前正是中國教會史上的轉捩點。

追隨南懷仁神父到中國大陸傳教的聖母聖心會會士共有六百五十四人。他們分別在張家口市、甘肅、內蒙古、寧夏、新疆、大同市及北京市工作。並在天津及上海建立會院。五十年代撤離中國大陸後，二十九位資深的傳教士繼續到台灣、香港及新加坡服務，後來更有四十九位年青的會士加入他們的行列。合起來，前後共有七百零三位聖母聖心會會士，歷一百二十三年從無間斷地為中國人獻出心力。我們為能在關鍵時期參與中國教會的發展而感到自豪，並十分珍惜這份悠久而緊密的關係。從耶穌時代開始，教會的歷史一直都夾雜著喜樂、痛苦和悲傷，我們這一百二十三年亦不例外。話得說回來，耶穌不是早已告訴了我們這一切將常臨到我們身上嗎？

我們的會祖因斑疹傷寒病逝於中國北方。他繼後的會士中，亦有一百六十人死於此症，他們大都在來華後兩年內逝世。葬在中國土地上的聖母聖心會會士共二百五十人，其中九位是在義和團運動時，與其他中國籍神職人員及教友一同殉難的。日本侵華時期，很多會士都被關進了集中營，其中十一位在囚禁期間逝世，而獲釋者又大多在五十年代初期被迫離開中國。

儘管我們在中國的時期充滿困苦，但能與華北地區的中國籍主教、神父及教友一同生活及工作，卻為我們帶來極大的喜樂。我們的合作成果甚豐。

我們的會祖聯同他的會友在一八六五年抵達西灣子時，當地只有六位神父及八千名教友。到一九五零年代我們離開的時候，當地已有四位中國籍主教、二百三十三位中國神父及二十三萬五千名教友。能有這樣的成就，全仗中國神職及教友和聖母聖心會會士大家在傳福音事業的精誠合作。除了直接傳教、建立堂區及開設培育未來教會領袖的修院外，我們亦開辦了很多學校、醫院及診所，又推行農業計劃以協助農民，並在北京開設南懷仁學院，研究中國文化。

時代變了

我們緬懷過往足以自豪的地方之餘，也率先承認這一切距離理想尚遠。但是，人類歷史上又何曾達到完全理想的境界呢？殖民地主義為當時的每一項事物，留下了歷史的



創痕。在傳統上傳教士確常執著於權力，在與本地人士分享領導工作權力上，往往來得太慢了。

現在時代改變了，關係也隨之而改變。過往是殖民強權的國家，現在都在尋求一些立於現況而非囿於過往的新關係。他們透過對話，而不是透過自滿，去尋求東西方之間及南北半球之間的合作。教會本身亦隨著時代改變。梵二之後的教會，設法與所有國家合作，致力在全球各地建立公義與和平。在這場奮鬥中，領導權掌握於本地教會手上。遇上有地方教會邀請，傳教士才會到來，並只做地方教會要求他們的事。教會和世界在過往數十年間都成長了很多。

真正的中國天主教地方教會

一九八八年二月在台灣舉行的「福傳大會」，充份反映出這個在二十五年前十分依賴海外傳教士的台灣中國天主教本地教會，現今已由一群年青的教友，協同神職人員，在中國籍主教的領導下，完全掌握起本地教會的責任。

聖母聖心會的神父現正把大部份自己開始了的工作，交給本地教會負責，這是順理成章的事。本地教會的成長，有時是得力於另一個地方教會的緊密合作。傳教士其實就是在一個更大的基督徒家庭內服務而已。

上主的行徑常是奇妙的，與人的行徑截然不同。就在十五年前，我們仍憂慮，中國大陸上的教會可能因文革的困厄而就此消失。但我們今天是驚喜地見到，一個富有活力的教會團體，正不斷地重開聖堂、修院及修

女院。中國大陸上的主教、神父及教友，正在重建一個真正的中國天主教本地教會。

無疑，到目前為止他們仍未充份地、具體地，藉著與宗座的結合而與普世教會合而為一。不過，在我們與中國大陸上的主教的交談中，我們深信他們確實願意在信德中合而為一，儘管這需要經歷綿長緩慢的過程。想要合一，往往得忍受痛苦。「他們都能合而為一」這一句，仍是教會內最有意義的禱文之一，對中國教會來說尤為真實。中國大陸、香港及台灣的社會經濟及政治環境完全不同，但每一處的中國人教會團體，都已明確地發展為一個本地的中國天主教會。聖母聖心會有幸能在過去參與中國教會的發展，亦希望能繼往開來。

建立新的關係

在今日及未來的歲月中，我們與中國教會將會有怎樣的關係呢？這經常是我們所反省及關注的問題。在追隨教會整體的路線之餘，我們亦盡量配合每一個地方教會的發展，並隨時預備滿全這些教會的意願及邀請。

許久以前，聖母聖心會的會憲早已聲明，我們的會士對過往在中國北方的教區，不擁有任何教會主權。不過，在香港及台灣，我們仍舊應各地主教的邀請而派遣會士。我們的原則是，那裡有邀請，我們就到那裡從事傳教工作，目前我們向中國人展開傳教事業的地區，這包括香港、台灣及新加坡的服務。

雖然現時聖母聖心會沒有在中國大陸進行任何傳教工作或計劃，但我們不認為與中

國的關係已經中止。現時正是新一階段關係的開始。我們必須在這不斷演進中的現代世界去理解這份新的關係。全世界現正透過交談，尋求東西方之間及南北半球之間的合作，我們在梵二以後的教會，亦應充分準備去參與這全球性的合作，以促進全世界的進步、公義及和平。我們與中國教會的關係是全新的，因為她已充份發展為一個本地的中國天主教教會，而普世教會亦不再以「傳教區」及「差遣的教會」來劃分，大家都是地方教會。

我們回應時代徵兆，亦將有全新的發現。現今這個時代呼籲一切民族進行文化、民族及宗教之間的交談。上一個世紀也許是充滿爭鬥及衝突，現今的挑戰卻是交談，要了解全世界各地的地方教會，亦應積極進行交

談。我們的新關係，必定能跨越過往所造成的民族及文化間的誤會。

三位中國主教訪問位於斯構德的聖母聖心會會院時，省會長贈與他們每人一尊聖爵，是十九世紀我們的前驅在中國所使用過的。聖母聖心會希望藉此表示，我們深信最終大家是會在一個信仰一個教會內合而為一。我們亦藉此流露出維持這份悠久的友誼的願意，並充份準備回應世界及今日中國的需要。我們以定期及開放的彼此溝通，來開始這份新的關係。溝通可以帶來更大的了解及結合。我們能否增進對新的關係的了解，繫於我們是否已準備在信仰上深切交流，以及在於本世紀各民族能否根除彼此之間在過往或近期所產生的成見。這為基督徒而言，確是一項重大的挑戰。

牧我中華

蘇主榮編

本書收集近代教宗所有關於中國的訓導。由該書可以看到我們天主教對無神主義中國在態度上的演進，由強硬而變成交談，既保持公教信仰的立場和原則，又不失開放修好之道。它是目前每個關心大陸教會的教友的必讀書籍。

聖神研究中心暨聖神修院校外課程部出版
訂價港幣二十元正

港澳以外地區，連郵費：平郵美金\$3.50
空郵美金\$5.00

